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创廉说莲

付云

时值伏天，莲花不畏酷暑，绽放着。

春天的荷塘寂静而祥和，只有一两声的蛙鸣以及日照的波光，还有偶尔鱼儿的跳跃，激起片片涟漪。到了夏天就不同了，仿佛一夜之间，塘面上就擎起了婴儿手掌大小的绿色荷叶，椭圆形的，一片片恣意地伸出来了。

没过几天，荷叶越长越大，随着茎秆慢慢地升起来，变成了一张张绿色的大玉盘，又像一把把绿色的遮阳伞，粉嫩的花苞从圆圆的玉叶上冒出来，层层叠叠的花瓣裹在一起，欲开未开，像睡眼惺忪的小姑娘。

硕大的荷叶上滚动着水珠，微风吹来，摇摇欲坠，一滴一滴像晶莹剔透的玛瑙。不禁让人想起了宋代诗人包恢“因行过东湖，荷叶恰新美。柔茎柄圆盖，嫩绿出清泚”的诗句。此时的蛙鸣也渐渐肆无忌惮，每当傍晚时分，暑气退去，蛙儿便开始了此起彼伏的鸣叫，更为荷塘增添了几分热闹。

倘伴在莲花池边，看青青欲滴的荷叶，闻缕缕淡淡清香，我的思绪回到前年巡察农村三资的那件事。

有村民反映，某村委违规挪用国家粮贴。巡察办通过调查确有其事，给予了该村党支部党内警告处分。该村支书想不通，认为是工作需要。我耐心开导，挪用粮贴补助款确属违纪违章，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明执纪。与此同时，我带领大家种荷花，召集巡察办全体干部开展创廉说莲茶话会，诵读《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然后，让大家把对荷花的观感说出来。有人说荷花品格清廉，出污泥而不染；有人说荷花不畏酷暑，即使烈日炎炎也能恣意绽放；有人说荷花全身都是宝，结出的莲子白胖胖的，那中间绿绿的芽儿泡茶喝清热又解毒……村支书茅塞顿开，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牢牢记心间。

为警示自己，村支书在自家门前水塘里种上荷莲。如今，半亩荷塘成为十里八乡的“莲花冠”了。每到莲花盛开的季节，他都要请人采摘，供村里的小朋友品尝。几十株荷花亭亭净植，在夏日里动人心神。他真诚地说，是荷花给了我启示，是巡察组给我带来廉洁的精神食粮。

微风阵阵，清香缕缕，这半亩水塘的荷花盛开着，芳香着，醉了眼，亦醉了心。大家剥莲米取莲心听“莲”话，下决心要坚持以人为本，执纪为民，争做清正廉洁干部，创建群众满意机关。

诗新韵

一条新路

（外一首）

肖英明

炉慈高速开工的那天
正好
是我回家的那天
简单算了一下
从伶仃洋的岸边
到太平镇上马墩村
两天的时间将缩短一半
节省了24小时
仅一天又能做点什么呢
联系一次老同学聚会
挖红薯地两亩
洽谈土鸡散养签订合同
我可能会选择最后的一项
因为 在这十万大山
桥和洞的里程
超过全程的一半
让沉寂的老区走上便捷
才是挖山凿石的目的

湘西北的一条路
长出翅膀

光伏发电

苦竹坪
一听这名字
口味就有点堵
光伏
一个崭新的客人
很多人都不了解它

可它
是太阳斜下的一缕
走进这里的农户
村民的日子亮了
村集体经济的肌肉隆起了
来这里参观的人们感叹
苦尽
甘来

郭名奇和袁隆平的师生情缘



郭名奇（左）荣获第四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后与袁隆平老师合影。

陈俊文

郭名奇是谁？他是袁隆平老师的学生、得力助手，是中国第一代杂交水稻育种专家。国庆节前夕，82岁的郭名奇老人回到了他曾工作过的桂东。

在郭名奇老人的娓娓讲述中，早期杂交水稻史及他和袁隆平老师的情缘，穿越时空，跃然于眼前。

袁隆平老师的学生

1940年4月8日，郭名奇出生在湖南邵阳市隆回。1959年夏，郭名奇考上了安江农校。

安江农校坐落在雪峰山下，沅江河畔，是一所寺庙遗址上建起来的学校。

清瘦矍铄的郭名奇老人娓娓讲述着：那时，学校有三栋青砖黛瓦的教学楼，其中两栋学生上课，一栋学生搞实验；有四栋学生宿舍，其中一栋女生宿舍；有科技试验田，农学旱土；校园里有大樟树、银杏树、枫树……遮天蔽日。不远处还有花果山、植物园，一年四季花开不断。第一次见到袁隆平老师是进校后第二个学期，即1960年春，袁老师向学生们讲授植物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我有幸成为了袁隆平老师的学生。”郭名奇说，袁隆平是一个质朴、真诚、亲和、执着的好老师。印象最深的是，穿着俭朴的袁老师，上课习惯用袖子当黑板刷去抹粉笔灰。喜欢向学生问：“我讲的课听懂了吗？”当学生提问时，袁老师有问必答，直至学生弄懂为止。下了课，袁老师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他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跟学生们打得一片火热，你甚至分不清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学生。

在袁隆平老师眼里，郭名奇是一个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袁老师十分器重他，常把水稻亲本材料交给他试种。郭名奇呢？自然十分乐意。

“饥荒，安江农校停课，学生全部放假（1961年下半年始，1963年9月返校）。”郭名奇说，一场饥荒，研究红薯的袁老师改行研究水稻。

科学无国界。懂英语的袁隆平老师课余阅读国外农业科技书刊，包括植物学说、遗传学说等。袁老师通过书刊了解到国外通过杂交技术提高了玉米、高粱产量。他认为，水稻与玉米、高粱一样，属于禾本科，完全可通过杂交技术提高水稻产量。袁老师的“水稻也有杂交优势”设想，启发了学生智慧，他和学生一起朝着这方向努力前行。

郭名奇说，感谢恩师的教诲，为他人生从事杂交水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隆平老师的助手

1965年2月，郭名奇从安江农校毕业来到桂东农科所工作。播种插秧、耕田薅草、割不打谷……郭名奇都干过。

1970年夏，湖南省第二届科学技术大会在常德召开。在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袁隆平老师就杂交水稻研究作了典型发言。会上，与会的省委领导说：“杂交水稻一旦研究成功，不但对湖南对全国，乃至对世界会作出重大贡献，希望各级领导给予支持。”郭名奇说，他参加了常德会议，袁老师会后把C系统水稻雄性不育材料送给了他。

郭名奇回忆说，早期普通水稻也南繁。那是1970年11月，湖南推广早稻，他被抽调到海南崖县藤桥镇制种。在崖县，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恩师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必湖、尹华奇也在崖县南红农场攻关杂交水稻技术研究。

受农业部门派遣，郭名奇到南红农场帮助袁老师科研小组运送省里分配的物资——猪肉、腊肉等。同时他和周坤炉也一起加入了袁隆平老师杂交水稻研究小组，郭名奇从事金稻223不育系列的回交、测交工作。

冬去春来，郭名奇从南红农场回到了桂东。他把袁老师赠给他的C系统水稻雄性不育材料，在农科所试验田试种，水稻出现了分离现象，验证了袁隆平老师对杂交水稻的设想。

1972年，郭名奇率先利用C系统，1:1分离出不育株与意大利B苗棕等父本进行探索性制种研究。8月初，袁隆平老师搭火车转汽车来到桂东，这是袁老师第一次来桂东。袁老师在

农科所喝了一杯水，走进试验田认真察看了半天后，一脸笑容。

“农科所没有吃和住的地方，我陪着袁老师进城，住在县招待所简朴的房间，晚餐在袁老师学生——县农业局局长陈麟章单位食堂，三个人共吃一碗蒸蛋，一个小菜。”郭名奇记得很清楚，“次日清早，袁老师搭车回了长沙。”

在推广杂交水稻上，郭名奇是袁隆平老师早期得力助手。

1973年，袁老师成功获得完整配套的“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种子。这时，桂东县委领导对郭名奇说：“名奇，你一定要找到袁隆平老师，告诉他，桂东县愿意出土地，承担杂交水稻种子的试验、示范、推广。”于是，郭名奇去了长沙，袁老师也把桂东定为了全国三个杂交水稻试点县之一。

袁老师杂交水稻科研成果引入桂东大田，并转化成了生产力。在袁老师指导下，1974年，农科所试种杂交中稻0.89亩，亩产干谷555.5公斤。1975年，桂东种植杂交中稻98.88亩，平均亩产591.5公斤，在全国率先试种成功。

1975年秋，桂东县委决定推广杂交水稻10万亩，9月抽调了270多名干部、农技人员到海南崖县、乐东县制种。

郭名奇更忙了，他一会海南制种基地作技术指导，一会又去省里、北京汇报。12月17日，他和省农科院领导到了北京，争取到国家资金150万元（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汽车，运输“南繁”种子），制种补给粮食800万斤。推广杂交水稻的资金、粮食得到了保障。

各级部门的支持，袁老师技术指导，桂东县委坚强领导，桂东人民种杂交稻解决了吃饭问题。桂东成了全国杂交水稻学习的榜样。1978年8月2日，全国杂交水稻生产现场会在桂东召开。先后有3万多人到桂东参观。从此，杂交水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第一代杂交稻专家

圈内曾戏说，袁隆平老师科研团队有“八大金刚”和“十三太保”。前者是袁老师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杂交稻育种专家，后者指袁老师培养出来的第二代杂交稻育种专家。

“八大金刚”是早期师承袁隆平的一批人，包括尹华奇、周坤炉、罗孝和、郭名奇、王三良、朱运昌、张慧廉、黎垣庆。

“我一直在袁隆平老师教导、指导、资助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选育、示范、推广工作，并受国内外多个科研部门聘任，传授杂交水稻技术。”郭名奇说。

桂东杂交水稻出名了，得袁隆平老师垂爱，1982年，郭名奇从桂东调到郴州地区农科所工作。1986年11月，又从郴州调入安江农校水稻优室。1990年，他调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郭名奇没辜负袁老师栽培。1980年，郭名奇与桂东农技人员一起在杂交水稻高产栽培上，获得湖南三等奖、郴州一等奖。郭名奇在郴州工作时，突破性地利利用矮秆显性基因，培育出了矮秆郴红不育系，配出的组合矮秆杂交稻，谷结实多、饱满，大米淡红色，口感好，深受山区人民喜爱。郴红不育系杂交稻获得郴州一等奖。同期，郭名奇在水稻中首次发现双胚苗，经过多年努力，取名为“双-3”和“双-13”，这两份水稻材料，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合作研究，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两个双苗材料具有兼性无融合生殖的特性（一系法）。

1981年，国家对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颁发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获奖人有袁隆平、周坤炉、李必湖、郭名奇、黎垣庆、尹华奇等。同年，郭名奇还荣获一个国家发明三等奖。1992年，郭名奇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上个世纪9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民众“吃饭问题”没解决，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稻作为首选战略措施。1997年8月，应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受袁隆平老师派遣，郭名奇、邓应德、毛昌祥赴缅甸培训杂交水稻技术人才，并帮助缅甸栽培、推广适合的杂交水稻。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2000年，郭名奇退休了，他没闲着，受海南、华南两院和农科院水稻所聘任，一如既往地任袁老师教导、指导下，研究、选育、示范、推广杂交水稻。2006年12月，郭名奇荣获第四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2013年12月，郭名奇参与完成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1年，国家颁发特等发明奖后，省委、省政府举行表彰会。会后，袁隆平等步出会场。从右至左：袁隆平、周坤炉、李必湖、郭名奇、黎垣庆、尹华奇。

邓亚兰

地域不同，人文有别。我的家乡地处辰河中游，雪峰北麓，深厚悠久的雪峰文化孕育了奇特的辰河高腔，它有着原始粗犷的风格，那唢呐伴着大锣打鼓一响，老年戏迷听得是口水直流。我呢，印象中只有抑扬顿挫的腔调和以鼓击节、锣鼓唢呐伴奏的热闹场面，其实最吸引我的，是女演员们精致的装扮，在当时还是小姑娘的我的眼里，宛如仙女下凡一般。我永远忘不了儿时戏台上那一抹春光，忘不了杨门女将，孟姜女哭长城……

我们住的居民楼里有一位邻居叫武师傅，很早就进了剧团，后来唱老戏的剧团被县里解散了，他在家闲着没事，高兴的时候喝点小酒，吼几句稀奇古怪的老戏腔，声音高亢悠长，有时还会组织一帮爱好者吹起唢呐，锣鼓喧天热闹一阵，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惹得邻居们好奇不已。

武师傅家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姊妹二人出落得娇艳欲滴，取名金花银花，那个名叫金花的女儿长大后顶了父亲的职，进了剧团。看到她装扮得美貌无比的样子，邻居的小姑娘们羡慕得要死，我心里也悄悄扎下了梦想的种子，想着待我出落得人模人样时，也去粉墨登场。

我时常会趁无人在家的时间里，翻出妈妈的围巾、枕套和一切可以变成我演出装扮的衣物给自己打扮一番，咿咿呀呀地哼着自己的想象的曲调扮演着各类人物。当然，扮演最多的就是小姐、公主之类的，因为她们可以和那些凭窗夜读的书生在花园中咏诗答对，互定终身，然后书生金榜题名，小姐书生洞房花烛，想起来好浪漫好温馨。

清晨我也会偷偷爬起来，在院子里下腰、倒立、劈腿甚至翻跟头，幻想着自己是在苦练台下功，终有一日会在台上光彩夺目；父母无意中发现我的爱好，两人也不刻意去培养我，但也不阻止我，偶尔来了客人，还会叫嚷着要我唱上几句《洪湖水浪打浪》，或者是举着油灯，学着样板戏里李铁梅的样子来个亮相：“奶——奶——！你听我说！”，客人们总是会夸奖我一番，那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奖励了。

有那么一天，戏园子里的台上没有演出，我一个人偷偷跑上台，把自己所有的想象都轮番演了一遍，又是唱又是跳的，自己报幕，自己演出，没有伴奏，自娱自乐。正沉浸在美梦中，突然发现二楼的看台上坐着一位表情严肃的老太太，我心里一惊，却没有停下我的演出，虚荣心作祟的我，幻想着演出肯定精彩，才会有人来看，其实，她只是一位工作人员，检查设备时无意发现了我在这里，好在她没有打扰我的演出，悄悄退出了场，等我再次偷瞄她的时候，已经没有看见她了，多少还有点失落。现在回想，我应该要感谢她的不打扰，感谢她没有吓住一个女孩的梦想。

后来到了读书年龄，我的心思稍收了点，不再一个人跑戏园子里去遐想，因为学校的生活丰富了我。过年的时候我们会陪爷爷去戏园子里听一两场戏，那是正宗的辰河高腔，这是剧团专为老人唱的，因为只有他们还懂得这些传统的东西。我也稍稍了解了一些专业的术语：什么生、旦、净、丑、哪，什么大花脸小花脸等等，但还是不能听懂那些腔调，只有看字幕的时候，才略微知道一点戏里面的意思。没有经过培训的我，是怎么也模仿不出，因此渐渐打消了我的一些念想，不再有登台唱戏的愿望了。

后来，又有那么两次机会，在我平静的心里又泛起涟漪。一次是改革开放后，地区戏校扩大招生，我姐姐刚好快要初中毕业了，不知哪位好心的叔叔阿姨提醒了我父母，父母觉得姐姐初中毕业去读戏校也不错，三年毕业就可以拿工资，不唱戏，也可以转行，当国家干部。就这样，妈妈就安排我和熊家的两姐妹一起去寻师，那时，我又开始期待。可是一个暑假过去，我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来教我们，或者是没有人愿意收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小孩子，又或者就是经济原因，反正是没有去学，只有我们四个女孩自己关着门在空房子里做了一个暑假的梦，唱遍了我们所有会唱的歌曲、样板戏的唱段等等，轮番着表演，过足了戏瘾。欢乐的暑假过完，我们又回到学校，梦又醒了。

另一次是拍摄电影《向警予》。听大人说，拍摄电影要找到好的群众演员，这个消息在我的心里一直都打着鼓，我以为选群众演员，就是在群众中去选，所有总是找机会到剧组下榻的招待所去瞎转溜，期待有人会发现我这个好苗子，可剧组的人员都来去匆匆，没有人正眼瞧过我这样的小不点，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也不准我们闲杂人等靠近剧组，希望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破灭，等剧组离开，我也就尘埃落定，没有再去做梦了。母亲后来送给我一本《电影歌曲大选》，那是唯一一本课外的书籍，也许是为了慰藉我少年躁动的梦吧。

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我舅舅还当了剧团的书记，那时候是戏曲很不景气的时候，全国的演艺行业都在寻思着转行，演员都在走穴，偶尔下乡演出的都是临时拼凑的歌舞表演，根本就不是出经典的年代，以文学创作起家的舅舅也没有能力挽狂澜。剧团的排练场被改造成歌舞厅，年轻的一代喜欢在夏日的夜晚集聚在那里听一两首歌，跳几曲流行的迪斯科。唱歌的演员都是剧团的专业演员，但偶尔还是能听出几分乡音和辰河高腔的调调。

转眼几十年过去，我离开故土，终于与戏曲绝缘，也没能唱上一句家乡的辰河高腔。只是听说，家乡的辰河戏已快濒临灭绝，申遗保护，辰河高腔目连戏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辰河戏已经有人继续做下去，使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不会消失，我感到很欣慰。

家乡的那个戏园子

